

2020年第1期

政 治

从 2018 年地方选举 看俄罗斯左翼政党发展态势

吕静

【内容提要】俄罗斯地方选举的结果往往能够反映出俄罗斯的政治社会形势、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情况以及精英的流动和发展状况，对国家杜马选举甚至俄罗斯总统选举都有一定的影响。2018年俄地方选举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不仅失去多个地区的领导权，在地区立法机构的席位也大幅缩水。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则取得了不错的竞选成绩，在所有参选地区的得票率都有所提升，大幅提高了在地区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占比。但是由于政治当局的打压、左翼政党内部的分裂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局限，俄罗斯左翼政党在短期内依然无法与强大的政权党抗衡。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联合其他左翼政党和爱国力量，才是俄罗斯左翼政党复兴的长远之计。

【关键词】地方选举 “统一俄罗斯”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左翼政党

【中图分类号】D73/77.5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0)01-0073-0018

【作者简介】吕静，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引言

俄罗斯地方选举，即俄罗斯联邦各级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包括联邦主体一级、联邦主体内的行政区和联邦主体所属市一级，以及行政区和联邦主体所属市下设的村、镇一级选举，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联邦主体一级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议员的选举，其选举结果往往能够反映出俄罗斯当前的政治社会形势、央地关系的变化情况以及精英的流动和发展状况，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乃至总统选举都有一定的影响。2012 年以前，俄罗斯地方选举每年举行两次，地区行政长官采取总统任命制，国家杜马和地方立法机关所有席位按政党比例代表制分配。2011—2012 年梅普权力交接之际，为应对 2011 年国家杜马选举后出现的政治危机^①，当局主动对俄罗斯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普京重新执政以后，有关地方选举的法律法规出现了如下变化：第一，政党进入“政治市场”的门槛大幅下降，组建政党的人数由过去的 4.5 万人降至 500 人，政党登记手续进一步简化，大量新兴政党获准登记并参与选举；第二，地区行政长官由 2004 年以来的“总统任免制”改回“直选制”，即联邦选民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从候选人中选出地区行政长官^②；第三，地区立法机关选举方式改为“混合选举制”，随着国家杜马选举方式的改变，多数联邦区的立法机关选举也重新改为“混合选举制”，即议会中有一半的席位按政党“比例代表制”选出，另一半席位按照“单席位选举制”选出，在每个单席位选区中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候选人即可获胜；第四，自 2013 年起，地方选举由每年举行两次改为每年 9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一次。这些改革表面上加强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竞争性和民众的参与度，使大量小党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但从改革以后的地方选举结果来看，地区行政长官的绝大部分职位依然被政权党牢牢把持，采用“混合选举制”以后，尽管个别小党有机会获取议会席位，但并未影响到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地方立法机关中的席位反而升高了，传统的议会内反对派政党在“单席位选举制”选区中既要面对政权党的“压制”，同时还要面对新兴政党的“争夺”，获选席位极低。

① 2011 年国家杜马选举以后，选举的“公正性”受到民众严重质疑，引发了俄罗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抗议杜马选举“舞弊”的示威游行活动。

② 根据 2012 年 4 月 25 日出台的《直接选举地区行政长官法》，俄罗斯自 2004 年起开始施行的总统任命地区行政长官制被取消，将于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实行地区行政长官直选制。2013 年 4 月 2 日，俄罗斯出台《有关联邦主体自行决定地区行政长官选举方式的法律》，该法律规定，进入联邦主体议会的政党可以向俄罗斯总统提名该党候选人参选地区行政长官，经总统选择后提交地区议会，再由地区议会最终选定地方长官人选。



2018年的俄罗斯地方选举则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情况，普京第四任期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引发社会强烈抗议，民众将对政治当局的不满情绪发泄在了地方选举中，造成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多个地区选举失利，议会席位大幅缩水，俄罗斯最大的政治反对派和左翼政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率则大幅提升，在所有联邦主体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都有所增加，新兴左翼政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也在地区立法机关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本文将以2018年俄罗斯地区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议员选举为切入点，分析俄罗斯左翼政党参与2018年地方选举的基本情况、在此次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未来的发展机遇以及面临的挑战，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俄罗斯的政党政治现状、民意走向和俄罗斯左翼政治的发展趋势。

一、2018年俄罗斯地方选举的社会背景

2018年是俄罗斯大选年，在上半年的总统选举中，普京以高投票率、高得票率如愿再次当选，高调开启了其职业生涯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在5月7日宣誓就职当天，普京签署了以“维护国家和平繁荣、保障民众福祉”为主题的总统令，确定了国家未来六年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战略任务，其中首要提及的便是在2024年前解决由于人口危机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2018年6月，俄政府宣布将分阶段实行以延迟退休年龄为主的养老金改革方案，旨在缓解劳动力紧缺、劳动人口退养比过高等社会问题，但此方案一经出台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延迟退休成为俄罗斯自2005年取消苏联时期福利、引发全国退休人士抗议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政府措施。议会内三个反对派政党联合表示反对，并呼吁人民团结一致抵制养老金改革方案，全国多地爆发游行抗议，要求政府放弃该计划。然而，由于“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地位，新的草案依然在7月19日获得一读通过。

随之而来的是民众对普京、政府和政权党反对情绪的飙升以及反对派领导的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活动。民调显示，普京在2018年总统大选中积累起来的高民意支持率在9月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值^①，每两个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普京的选民就有一个坚决反对养老金改革^②。自2018年6月开始，“统一俄罗斯”党

① Доверие политикам, https://wciom.ru/news/ratings/doverie_politikam/

② Итоги 2018 года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и, <https://kprf.ru/ros crisis/181630.html>



的支持率首次跌破 40%，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反对派政党的支持率则不断攀升，俄共的支持率甚至在 9 月达到了 17% 以上的历史最高值^①。到 2018 年 8 月，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受访民众表示愿意走向街头参与由反对派发起的反对养老金改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②。2018 年第三季度，俄社会抗议事件比上年同期增多 1.8 倍^③，且呈现出从社会性抗议运动逐渐转向政治性抗议运动的特点，民众的抗议情绪从抗议事件本身转移到批判政府、政权党乃至总统上，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加剧。

因此，在支持率走低、社会不满情绪高涨的前提下确保“统一俄罗斯”党实现地方选举的胜利，进一步扩大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并巩固其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对于当权者控制国内政治局势、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尤为重要。2018 年，普京发表电视演讲，对此前备受争议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做出了让步^④，以防止不满情绪在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集中爆发。而对于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主的反对派政党来说，利用选举前的社会不满情绪，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在地方选举中打破“统一俄罗斯”党长期以来独揽大权的局面，将是加强自己政治影响力、获取政治红利的良好时机。因此，2018 年的地方选举无论对政权党，还是对议会内外反对派政党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检验俄罗斯民意走向、国内政治局势和俄罗斯政党政治状况的试金石。

二、2018 年俄罗斯地方选举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9 月 9 日“统一投票日”当天，俄罗斯共有 80 个联邦主体进行了约 4800 场不同层级选举，其中包括 7 个单一选区的国家杜马议员增补、26 个联邦主体的地区行政长官选举、16 个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议员选举，同时还举行了 4 个地区首府的市长选举、12 个地区首府立法机构议员选举等。在最为重要的联邦一级地区行政长官和议会议员选举中，尽管“统一俄罗斯”党依然获得了绝大多

① Рейтинг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https://wciom.ru/news/ratings/elektoralnyj_rejting_politicheskix_partij/

② Референдум о повышении пенсион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 <https://www.levada.ru/2018/09/03/referendum-protiv-povysheniya-pensionnogo-vozrasta/>

③ Протесты ушли на пенсию. Эксперты ЦЭПРа посчитали недовольных в России, <https://www.rbc.ru/newspaper/2018/11/08/5be2b47e9a7947814b688b74>

④ 2018 年 6 月 14 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将在 2019 年启动分阶段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到 2028 年把男性退休年龄从 60 岁提高至 65 岁，到 2034 年将女性退休年龄从 55 岁提高至 63 岁。2018 年 8 月 29 日，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对养老金改革计划稍作缓和，宣布俄罗斯女性退休年龄将从 55 岁提升至 60 岁，男性退休年龄将从 60 岁提升至 65 岁。



数地区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但得票率大幅降低，议会席位严重缩水，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则表现突出，在所有地区参选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在一些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一）俄罗斯地区行政长官选举的基本情况

2018年9月9日，在26个进行地区行政长官选举的联邦主体中，除4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①选择以议会选举方式进行外，其余22个联邦主体均以直接选举方式进行。“统一俄罗斯”党在4个议会选举行政长官的地区中获得全胜，但在直选的22个联邦主体中，仅取得了16个地区的胜利^②，除在奥廖尔州和鄂木斯克州没有参与选举外，该党在弗拉基米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哈卡斯共和国及滨海边疆区都出现了竞选失利的情况，被迫进入下一轮选举，这是自俄罗斯联邦地方选举法修改以来，政权党遭遇的最大失利。在复选阶段，“统一俄罗斯”党最终失去了三个地区的领导权。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除在弗拉基米尔州提名的候选人未获得“市政过滤器”的筛选之外，共参加了17个联邦主体的竞选活动，最终在奥廖尔州和哈卡斯共和国取得胜利。另外，俄罗斯爱国者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等左翼政党也在个别地区参加了竞选。此次选举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选民投票率不高，政权党支持率下降。

从此次地方选举的投票情况来看，平均投票率未超过40%，与上届相比，多数地区的投票率都有所下降，其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新西伯利亚州的投票率不足30%^③。当局对此次地方选举的投票率表示满意，表示民众正处于总统选举之后的“疲劳期”又正值假期，对低投票率有所预估。但选举当天晚间，俄共党报《真理报》刊文批评选举，指称克里姆林宫操纵了地方选举，选举结果显示“俄罗斯公民可能失去了以任何方式影响国家命运的期望”，公民对投票采取漠视的态度，对政治选举漠不关心，造成投票率极低。选举结果证明“60%—70%的国家公民选择不履行公民义务，拒绝参加选举”^④。

从各政党候选人的参选结果来看，“统一俄罗斯”党在参选地区未获全胜，支持率普遍降低，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当局支持的候选人以高票战胜竞争对手的惯例。自2012年俄地方长官选举制度改革以来，除在个别地区放弃竞选之外，

① 这四个地区为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涅涅茨自治区和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② 包括“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成员索比亚宁以个人身份参选莫斯科市长取得的胜利。

③ Итоги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а выборах глав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таблица, <https://regnum.ru/news/2479115.html>

④ Итоги 9 сентября: Кремль проиграл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https://www.pravda.ru/politics/elections/09-09-2018/1392916-0/>

“统一俄罗斯”党始终牢牢把控着参选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位，仅在 2015 年伊尔库茨克州州长选举中败给俄共。此次地方选举，为了给议会内反对派政党分置席位，“统一俄罗斯”党放弃了奥廖尔州和鄂木斯克州的参选资格，并提前在该地区任命了来自俄共和公正俄罗斯党的代理州长。这也就意味着，“统一俄罗斯”党将全力争取剩下的 20 个地区的领导人席位。然而，此次选举结果却未能让“统一俄罗斯”党满意。滨海边疆区的代理行政长官得票率未过半数，弗拉基米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哈卡斯共和国的三位现任地方最高领导人均未能在第一轮胜出，得票率不足 40%，与当年胜出时 80% 左右的得票率相比几乎少了一半。在其他胜选地区，“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的得票情况也并不理想，除在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阿穆尔州和马加丹州的得票率有所上升以外，其他地区的得票率均有所下降^①。

第二，“抗议性投票”延续，自由民主党从中获利。

2018 年 9 月 23 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弗拉基米尔州举行了第二轮选举，自由民主党推荐的候选人在这两个州取得了胜利。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第一轮选举过后，现任行政长官什波特向福格尔提供了担任第一副行政长官的职位以换取其政治妥协，但遭到了拒绝。在第二轮选举中，福格尔以 69.57% 的支持率当选。弗拉基米尔州的选举在此前由于缺乏竞争性而广受批评，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推荐的候选人马·舍甫琴科未通过“市政过滤器”的筛选而被挡在了竞选门外。在 9 月 9 日的选举中，现任州长斯·奥洛娃仅获得 36.42% 的选票，紧随其后的是自由民主党人弗·西比亚津。首轮选举过后，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并未开展积极的竞选活动，反而是现任州长奥洛娃积极为选举造势，但在第二轮竞选中，奥洛娃的得票并未明显上涨，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则得到了 57.63% 的选票，当选该州下一任领导人^②。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点是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此前都被视为“技术候选人”，并不具备竞争实力，也未积极参与竞选活动。有分析家指出，此次选举结果并不是由于出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是民众对当局、现任行政长官和社会的不满情绪激增而采取的“抗议性投票”行为的延续，民众不是选择“为”谁投票，而是直接选择“反对”谁^③。

① Итоги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а выборах глав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таблица.

② Второй тур выборов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Владими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вершен. Онлайн-трансляция подсчета голосов, <https://vladimir-smi.ru/item/271736>

③ Иван Давыдов: Почему власть проиграла 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и во Владимире, <https://echo.msk.ru/blog/openmedia/2283762-echo/>

第三，俄共遭遇强势干预，在哈卡斯共和国艰难取胜。

哈卡斯共和国的选举经历了退选、延期和重新选举等一系列风波，形成了政权党与俄共的激烈角逐。在哈卡斯共和国的选举中，共有来自“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和生长党的四位候选人参选。其中俄共推举的候选人瓦连金·科诺瓦洛夫以领先优势与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现任领导人进入下一轮选举^①。然而，来自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和生长党的候选人先后均退出了选举，导致第二轮选举迟迟不能举行，来自俄共的科诺瓦洛夫被迫在11月11日面临独自参加竞选的政治压力，这在俄罗斯地方长官直选史上尚属首次。其间，共和国内部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对科诺瓦洛夫的宣传活动，意在用公众舆论引导选举；新任代理州长也公开表示，如果科诺瓦洛夫在第二轮选举中失败，他将参加接下来的选举^②。然而，各种干预手段并未能阻止俄共候选人的当选。11月12日，科诺瓦洛夫以57.57%的得票率获胜。

第四，政权党利用强大资源，确保在滨海边疆区的胜利。

滨海边疆区的选举最为波折，在9月9日的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安·伊先科以落后20个百分点以上的成绩与现任代理行政长官安·塔拉先科进入下一轮。随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积极为选举造势，支持率明显提升。在9月16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双方得票情况胶着，但最终均未超过50%的胜选门槛，且互相指责对方在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选举结束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成立调查委员会对滨海边疆区第二轮选举计票造假一事展开调查，他指责滨海边疆区选举委员会伪造选举结果，使其对“统一俄罗斯”党有利^③。随后，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认定选举存在违规行为，建议取消整个选举结果。这一结论遭到俄共领导人和候选人的一致抗议。伊先科对此提出上诉：“根据滨海边疆区选举法，需要有25%的投票站发现违规才能重新选举，而事实上并未达到这一数据。”^④分析人士也认为，只要取消违规投票站的选举结果，伊先科就能胜选，但若重新选举，结果将不可预料^⑤。此后，为了保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在选举获胜，

① Люб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опуск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гиперссылки на ИА REGNUM. <https://regnum.ru/news/2479115.html>

② Михаил Развожаев заявил, что готов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выборах главы Хакасии, <https://hakac.info/news/78288>

③ Зюганов потребовал от Путина вмешаться в ситуацию с выборами в Приморье,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8/09/17/781031-zyuganov>

④ В Приморье отменен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https://ria.ru/20180920/1528955666.html>

⑤ 《俄罗斯地方选举出现丑闻 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选举结果取消》。



普京对滨海边疆区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公关手段：首先，撤换了表现不佳的塔拉先科，任命萨哈林州州长奥列格·科热米亚科为滨海边疆区代理行政长官，并通过修改当地法律，允许其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以淡化民众对政权的不满情绪^①；其次，动用大量资源帮助科热米亚科组织竞选活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国务委员会工作保障局局长亚·哈里切夫全程参与了科热米亚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竞选活动，与政权合作的多个竞选团队为科热米亚科提供服务；最后，当局动用大量行政资源许诺解决当地民生问题：如承诺将滨海边疆区设立为远东的经济中心、为边境村庄提供卫生洁净的饮用水源、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免费公寓、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为“战争之子”引入社会福利等。11月初，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将不再提名伊先科参加竞选，以表示对不公正选举的抗议^②。此后，伊先科表示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资格参加竞选，但正如俄共所料，伊先科最终没能通过“市政过滤器”的筛选。在12月16日的选举中，代理行政长官科热米亚科获得了61.88%的选票，如愿当选滨海边疆区新一任最高领导人。

（二）俄罗斯地区立法机构选举的基本情况

2018年俄罗斯共有16个地区举行了立法机构选举，“统一俄罗斯”党在绝大多数地区的得票率都有所下降，获选席位大幅缩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议会内反对派政党的支持率明显上升，俄共在所有16个参选地区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中的得票率都有所上升，甚至在3个地区的得票率超越了“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爱国者党等左翼政党也在选举中表现不俗，分得了少许席位。

从“统一俄罗斯”党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近两届地方立法机构选举结果对比中可以看出（见表1），在16个选举地区中，“统一俄罗斯”党仅在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得票率有所上升，议会席位增加3席，在其余地区的得票率和议会总席位均有所下降，其中在半数地区的支持率降幅超过10%。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绩获得了明显提升，除在涅涅茨自治州和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席位与上届持平外，在其余14个联邦主体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均有所上升，在7个联邦主体中的获选席位超过20%，其中在伊尔库茨克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和哈卡斯共和国的得票率超过30%且超越了“统一俄罗斯”党：在伊尔库茨克州，俄共获得了33.94%的选票，加上在单一选区选出的席位，超越了“统一俄罗斯”党成为该地区议会的第一大党，

^① Кожемяко надеется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партий во время выборов. -ТАСС, 2018. -28 сентября.

^② Зюганов объяснил, почему его партия не выдвинула кандидата на новых выборах в Приморье.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3 ноября 2018).



表1 “统一俄罗斯”党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近两届地方立法机构选举得票情况对比

	“统一俄罗斯”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比例代表制选举结果 (%, 与上届相比)	议会席位总数 (与上届相比)	比例代表制选举结果 (%, 与上届相比)	议会席位总数 (与上届相比)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33.96 (↓ 23.66)	17 (↓ 14)	36.24 (↑ 20.16)	13 (↑ 10)
伊尔库茨克州	27.83 (↓ 14.35)	17 (↓ 12)	33.94 (↑ 15.07)	18 (↑ 12)
哈卡斯共和国	25.46 (↓ 20.86)	17 (↓ 17)	31.01 (↑ 16.61)	16 (↑ 10)
伊万诺沃州	34.14 (↓ 21.63)	15 (↓ 7)	26.92 (↑ 12.35)	7 (↑ 5)
布里亚特共和国	41.01 (↓ 2.33)	39 (↓ 6)	25.62 (↑ 6.25)	13 (↑ 5)
外贝加尔边疆区	28.30 (↓ 14.79)	20 (↓ 15)	24.59 (↑ 10.44)	14 (↑ 10)
雅罗斯拉夫尔州	38.43 (↓ 3.82)	32 (↓ 7)	24.03 (↑ 12.96)	11 (↑ 7)
涅涅茨自治州	38.97 (↓ 6.65)	11 (↓ 2)	23.8 (↑ 4.54)	3 (-)
弗拉基米尔州	29.57 (↓ 14.76)	23 (↓ 9)	23.66 (↑ 10.12)	7 (↑ 4)
斯摩棱斯克州	36.34 (↓ 4.83)	26 (↓ 10)	22.91 (↑ 7.89)	12 (↑ 8)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50.84 (↑ 3.43)	42 (↓ 9)	19.44 (↑ 6.62)	10 (↑ 5)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40.69 (↓ 9.1)	25 (↓ 8)	18.82 (↑ 5.94)	7 (↑ 1)
巴什基尔共和国	58.31 (↓ 17.75)	79 (↓ 9)	18.76 (↑ 7.06)	15 (↑ 5)
罗斯托夫州	57 (↓ 5.45)	46 (↓ 6)	17.1 (↑ 2.39)	8 (↑ 3)
卡尔梅克共和国	68.58 (↑ 17.24)	21 (↑ 3)	13.21 (↑ 1.8)	4 (-)
克麦罗沃州	64.40 (↓ 21.81)	39 (↓ 5)	10.03 (↑ 7.45)	2 (↑ 2)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地区立法机构选举结果整理，<http://www.cikrf.ru/politparty/biluten/byulleteni/15/>

在议会中的总席位增至18个，而“统一俄罗斯”党的席位由原来的29席下降至17席；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俄共的得票率达到36.24%，议会总席位从原来的4席升至14席，而“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在该地区跌幅最大，在36个议会席位中从原来的31席锐减至17席；在哈卡斯共和国，俄共获得了31%的支持率，议会席位增至16席，仅比“统一俄罗斯”党少1席。在克麦罗沃州，俄共议员首次实现零的突破，获得2个议会席位。

三、2018年俄罗斯地方选举的主要特点

2018年的俄罗斯地区行政长官选举历时三个多月，这是俄罗斯有史以来首次

复选阶段进行多轮的地区长官选举，也是政权党遭遇最大失利的一次选举。长期以来，普京通过制度性扶持，使“统一俄罗斯”党始终占据联邦与各级地方立法与执行权力机构的大多数席位和职位，2017年更是获得了所有地区行政长官选举的胜利，一次性在三个地区竞选失利的情况尚属首次。从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失利中可以反映出2018年地方选举不同以往的变化：

第一，社会经济形势和民意情绪对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后克里米亚共识”现象逐渐消失。自乌克兰冲突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在俄社会上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后克里米亚共识”，即糟糕的经济形势、巨大的外部压力对选举几乎不造成负面影响，无论是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还是2018年的总统选举，现政权都取得了高支持率的胜利。但是，2018年的地方选举结果却表明，普京及其政府所实行的提高退休年龄、增税等政策所导致的民意不满情绪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在选举的竞争性差、政党之间的资源不对等的情况下，选民依然通过对现政权的“抗议性投票”影响了政权党的得票率。

第二，现政权控制地方选举的能力下降，选举的不可预测性增强。在以往的选举中，现政权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同体制内政党交易、个人扶持或各种技术手段可以屏蔽掉真正具备竞争实力的候选人，权利分配的核心问题往往在选举前已经得到解决，地方选举往往呈现为一场“默契选举”。但在此次地方长官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却意外失利。在复选阶段，同体制内政党交易的手段未能奏效，当局在弗拉基米尔州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向自由民主党提供的该州副州长的职位均在最后阶段遭到了拒绝，即便通过行政手段多次影响哈卡斯共和国的选举，“统一俄罗斯”党还是“意外地”失去了这三个地区的领导权。

第三，议会内反对派政党可以利用民意实现政治地位的提升。长期以来，保持“统一俄罗斯”党在地方选举中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一直是普京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基石，议会内其他三个政党一直处于受打压的状态，获胜或获取席位的方式往往要以与政权党的政治妥协为代价，然而，在此次地方选举中，制定正确的竞选策略，利用民意的不满情绪，在选举前进行积极的宣传和社会动员，成为了政党扩大政治空间的有效手段。这些因素表明，民意成为影响俄罗斯政治稳定的巨大变量。如果普京及其政府不将大量精力放在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上来，普京一手打造的俄罗斯政治稳定的格局将受到巨大考验。

四、地方选举后俄罗斯左翼政党的发展机遇

苏联解体以来，每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都会使俄罗斯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攀升，其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经历了两次发展机遇期。

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休克疗法”造成的不良影响在社会全面爆发，民众在尝到了“改革”的苦果后，开始怀念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结果是高举“社会公正”“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旗帜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5年和1999年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夺得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通过议会斗争有效制约了总统的权力，且在地方选举中拿下多个州长职位，形成了有俄共主导的“红色地带”。

二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俄共改变了以往淡化意识形态的策略，开始对资本主义和本国的自由主义经济进行强烈批判，重新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方法认识当今世界。此后，俄共越来越重视党的理论创新和自身发展建设，突出宣传“21世纪革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提出了自己的“反危机纲领”，积极吸纳年轻党员入党，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更新党的领导层，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其结果是在2011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了席位增倍的成绩，挽回了自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发展式微的颓势。

2018年的社会形势为俄罗斯左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长期的经济低迷、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一系列触动大多数工薪阶层利益的改革方案，使得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更加强烈，对苏联解体的遗憾达到了近十年的最大值^①，人们开始怀念苏联时期的社会政策、组织形式，从而为左翼思想扩大了群众基础，左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成绩明显好于传统的中左翼和右翼政党，对于此次选举结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表示满意，称在2018年的地区选举中“获得了非比寻常的胜利结果”，甚至表示“‘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垄断已经走向终结”^②。

从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议会政党及主要左翼政党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的获选情况来看，自2012年起，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地区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占比从未低于70%，此次选举是普京新时期以来该党取得的最差成绩，在选举

^① Число сожалеющих о распаде СССР достигло максимума за десятилетие, <https://www.levada.ru/2018/12/19/chislo-sozhaleyushhih-o-raspade-sssr-dostiglo-maksimuma-za-desyatiletie/>

^② "От успеха на выборах к каждодневному труду".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РФ, <https://kprf.ru/party-live/cknews/180417.html>



产生的778个席位中,仅获得472席,占59.90%。另外3个议会政党获选席位比例均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增幅最大,获选席位占比突破20%,共获得160个席位,相比2013年时增加了87席,其中在政权党长期牢牢把持的“单席位选举制”选区的获选席位大幅增加,由原来的13席升至60席^①,超过了2012—2017年在“单席位选举制”选区的获选席位总和。此次选举过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各联邦主体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总人数由335人增至420人。此外,新兴左翼政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在此次选举中实现突破性进展,在5个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的成绩都超过了5%,共获得6个议席^②,是近年来上升势头最快的议会外政党。作为传统左翼政党的俄罗斯爱国者党在近年来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中表现不稳定,此次共获得4个议席。相比近年来在地方选举中影响力越来越小的俄罗斯右翼政党,俄罗斯左翼政党的竞选成绩整体向好。另一个新兴左翼政党俄罗斯社会公正共产党(КПСС)获得1个席位^③。

从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情况来看,自2018年6月俄罗斯政府提出养老金改革方案以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率开始不断上升,在2018年9月达到17.5%的历史最高值,且2019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5%左右,而“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从2018年6月以来始终处于40%以下,甚至在2019年初跌至33%以下的历史最低值^④,普京借助“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控制地方政府的传统方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主的俄罗斯左翼政党能否以2018年地方选举为转折点,扩大胜利果实,争取民意情绪的“左”转,从而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对俄罗斯左翼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

五、俄罗斯左翼政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从数据上看俄罗斯左翼政党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应该清醒认识到,“统一俄罗斯”党依然获得了绝大多数参选地区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俄共实际上仅在由其成员领导的伊尔库茨克州获得了议会多数党的地位,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рыв. Иван Мельников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Единого дня голосования -2018, <https://kprf.ru/party-live/cknews/178829.html>

②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在哈卡斯共和国获得2个议席,在涅涅茨自治区、罗斯托夫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和雅罗斯拉夫尔州分别获得1个席位。

③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бюллетен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партийная динамика», <http://www.cikrf.ru/politparty/biluten/byulleteni/15/index.php>

④ Рейтинг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https://wciom.ru/news/ratings/elektoralnyj_rejting_politicheskix_partij/



且仅比“统一俄罗斯”党多出1个席位。获得突出成绩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和哈卡斯共和国，本就是俄共的传统优势地区，俄共在该地区支持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以俄共为主的俄罗斯左翼政党在短期内还不能与强大的政权党抗衡，俄罗斯左翼政党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壮大党的队伍，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才是俄罗斯左翼政治复兴的长远之计。

首先，从外部因素来看，政治当局对左翼政党的分化和打压将继续存在。

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每一次左翼势力的崛起都会遭遇政权的分化和打压，每一次政局的动荡都会促使当政者做出有利于现政权的制度调整。2000年普京执政以后，由于俄共坚持反对派的政治立场，坚决不与政权妥协，遭到了政权在议会内外的分化和打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发展遭到重创，在几次大的分裂之后，党员人数锐减，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式微期。2012年梅普交接之际，为保证俄罗斯政治稳定，当局主动对俄罗斯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众多小党登上政治舞台，国家杜马选举方式发生变迁，但其结果并未对政权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反而加固了政权党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的领导权和控制权，进一步挤压了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加之政权有意扶持新兴的左翼政党与俄共抗衡^①，致使俄共在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席位，在议会的话语权大幅下降。2018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议会党团向国家杜马提案970项，其中有480项被召回、返回、取消或否决，仅有19项获总统签署，占比仅为1.9%，是议会四大政党中获签数量最少的^②。2019年地方选举前，俄共多名参与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候选人未通过“市政过滤器”的筛选，被挡在了竞选门外。地方选举过后，为了确保“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地位、保障选举的可控性，再次调整地方选举制度的呼声越发强烈，一些地区议会议员提出“改变混合选举制的比例”的议案，即增加单席位选区的比例，减少政党比例代表制的比例，从而使“统一俄罗斯”党能够获得更多席位^③。可以预见的是，当局再度对地方选举方式进行调整的可能性极大，继续加强对反对派的监督、严格控制选举的准入机制、遏制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防止反对派在议会中的联合可能成为现政权改革的优先方向。

① 近年来活跃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俄罗斯社会公正共产党都是在2012年迅速完成注册的新兴左翼政党。

② Итоги 2018: Законотвор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депутатских фракц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https://kprf.ru/analytics/itogi-2018-zakonotvorcheskaia-konkurentsiia-deputatskikh-fraktsii-gosudarstvennoi-dumy.html>

③ Обухов С. П.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 это аватар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https://kprf.ru/analytics/sp-obukhov-edinaia-rossia-eto-avatar-administratsii-prezidenta.html>

其次,从各左翼政党之间的关系来看,俄罗斯左翼政党分裂大于整合、内耗大于团结的现状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

2012年俄罗斯《政党法》修改以后,多个以前从俄共分裂出来的与俄共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或组织得以注册为合法政党,与俄共展开了公开竞争,这些政党以俄共的“替代者”自居,并不是现政权的“反对者”,而是俄共坚定的“反对者”和“批判者”。如果说在普京第一个执政周期俄共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议会内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的话,那么,在普京新的执政周期中,与俄共争夺选民的已经不仅仅是议会内政党,来自议会外的新兴左翼政党成为了俄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俄共将这些新兴左翼政党称为“破坏者”或“搅局者”,指责其通过与俄共极其相近的标语和口号“窃取”俄共的选民,为现政权的利益服务。2015年6月,俄共向莫斯科仲裁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停止使用该党极其相似的名称和符号,但法院最终驳回了诉讼^①。在2016年的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人党获得2.27%的选票,尽管未能进入议会,但成功超越传统右翼政党“亚博卢”成为俄罗斯第五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国家杜马选举失利的原因时,将其首先归结为“选民为政党数量的急剧增长所迷惑”。他表示,“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俄罗斯退休者争取社会公正党夺去了俄共4%的选票。此外,祖国党以及一些政党属性模棱两可的政党也活跃在左翼阵营中,与俄共分庭抗礼。而‘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无需面对这种同一阵营竞争的现象”^②。在2019年地方选举期间,俄罗斯共产党人党试图在莫斯科市杜马选举中与俄共合作,但遭到了俄共的拒绝。俄罗斯左翼政党互相“拆台”、难以形成合力的现象已成为近年影响俄罗斯左翼政治发展的主要内部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力量。如何适当将过于分散的左翼力量进行整合,将是未来复兴俄罗斯左翼力量的关键议题。

最后,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自身发展状况是影响俄罗斯左翼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俄共是俄罗斯最大的政治反对派和左翼政党,其自身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俄罗斯左翼政治整体的发展状况。2000年以后,俄共经历了几次大的分裂,众多党员

^① Арбитраж отказался менять назва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России» по иску КПРФ, <https://lenta.ru/news/2016/07/11/struggleofcommies/>

^② 李亚洲编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反省杜马选举失利 提出未来发展新任务》,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8期。

退党另立新党,造成党员人数锐减,组织数量大幅下降,俄罗斯左翼政治走向低潮。2008年以后,俄共的发展颓势得到遏制,发展状况逐渐向好,但党员人数增长依然较为缓慢,自2011年至2018年,党员数量净增长不足1万人,基层组织数量增长也并不明显。这与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不足、党员老龄化问题严重不无关系。近年来,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被削弱,随着政权党对各政党思想理论的吸收,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进一步缩小,俄共的思想理论由于过分理想化、缺乏创新,在年轻人和工人群体中的吸引力不足,致使其选民社会基础固化,即便每年新增党员数量基本达到党员总数的10%,但由于老龄化问题造成的党员自然锐减人数过多,致使党员净增长量变化缓慢。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失利以后,俄共再次遭遇挫败,在议会内的话语权进一步减少。此外,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内部分裂现象依然存在。2017年底,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推出非俄共党员出身的农场主帕·格鲁季宁参加总统竞选,遭到部分俄共高层领导和党员的抵制,认为久加诺夫背叛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原则,选择向资本主义妥协,进而出现了党员退党的风波。此举削弱了俄共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影响党的形象,那些对党感到失望的人去寻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俄共的选民开始向其他新兴左翼政党流动。因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能否有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合理处理党的内部矛盾、充分联合并领导俄罗斯的左翼力量,将成为未来俄罗斯左翼政治能否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结语

2018年,在民意情绪的影响下,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主的俄罗斯左翼政党通过议会内外的宣传和斗争,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俄罗斯左翼政治再次迎来发展机遇。2019年以来,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2019年地方选举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党员积极投入到竞选工作中,“勇敢地为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战”,呼吁所有左翼力量团结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周围,建立以俄共为领导核心的“广泛的左翼和爱国力量战线”^①,支持俄共提名的候选人,以实现选举的胜利,通过和平的方式改变俄罗斯的政治进程。然而,从

^① "Широ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 — новый шаг к единству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х сил". Статья Г. А. Зюганова в газете "Правда", <https://kprf.ru/party-live/cknews/184075.html>

2019 年的地方选举结果来看,“统一俄罗斯”党并未出现 2018 年那样的失利局面。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该党推荐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顺利当选。尽管自 2019 年下半年以来在莫斯科爆发了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导致莫斯科市杜马选举风波不断,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被迫放弃政党身份而全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但“统一俄罗斯”党依然获得了 45 个议席中的多席。除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外,均获得了地方议会多数席位。可见,当局对俄罗斯政治局面的控制力依然强劲,以俄共为主的俄罗斯左翼政党在短期内依然无法与强大的政权党抗衡。但是在 2019 年的地方选举中依然可以看到俄共的亮点,如在莫斯科市议会选举中,俄共的议席从 5 个增加至 13 个。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也获得了从地方行政长官到议会绝对多数的胜利。可见,通过议会选举实现对政权党的制约,进而增加俄共在俄罗斯政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议会外的宣传和斗争,使民众认识到自身在促使国家转向进步发展之路的决定性作用,认识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接纳并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而扩大党的队伍和选民基础,将是可行并可能的。此外,俄罗斯左翼政治的复兴和发展不仅需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坚强领导,同时也需要各左翼政党和组织的联合和共同努力,只有实现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才能使俄罗斯左翼力量不断强大。

(责任编辑 李淑华)

Развитие ле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2018 года

Люй Цзин

【Аннотация】 Результаты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в России зачастую могут отраж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и социаль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а также движ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элит, оказыв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 и даже на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Главные отличия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2018 года от прошлых: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а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утиным, не только потеряла лидерство во многих регионах, но и резко сократила св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ах. Для сравн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казала хорош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на выборах, процент полученных голосов несколько вырос, увеличилась доля мест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ах. Однако из-за д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раскола внутри левых партий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в развитии самой КПРФ,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левые партии не смогут конкурировать с сильной партией власти. Лишь постоянное обновление теории, укрепле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артий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других левых партий 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х сил является долгосрочным планом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левых парт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в РФ;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КПРФ; левые партии

A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ussia's Left-Wing Parties in the 2018 Local Elections

Lv Jing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local elections in Russia often reflec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 in Russia,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flow and development of elites, which even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Duma elections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2018 local elections have taken on a different character: the Putin-backed United Russia party not only lost regional leadership but also lost seats in regional legislatures. In contra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id well in the elections, increasing its share of the vote in all region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its share of seats in regional legislatures. However, due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authorities, the internal divisions of the left-wing par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limit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Russian left-wing parties are still unable to compete with the powerful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short term. Continuou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self improvement and uniting with other left-wing parties and patriotic forces are the long-term solutions for the revival of Russia's left-wing parties.

Keywords: local election in Russia; United Russia;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left-wing party